

蔡
棟
疏
証

詞
源
疏
証



千
店

蔡
桢
疏
証

詞
源
疏
証

北
京
市
中
國
書
店

据原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排印本影印

词源疏证

出版：北京市中国书店
发行：北京市新华书店
印刷：北京新丰印刷厂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5.625

定价：1.15 元

序

詞爲聲律之文。其要在可誦。顧自元曲代興。詞之能誦者少。非不可誦也。譜亡也。六百年中。作者如林。要皆長短句之詩耳。白石詞旁譜十七闋。僅有工尺。未及節拍。仍不可誦也。玉田詞源。備述律呂宮調管色犯聲之源。及謳曲旨要。其說甚精。而律度可悟。聲理仍晦。此又無如何者也。近人南匯張文虎。考訂白石旁譜。鐵嶺鄭文焯。爲詞源斟律。一時詞家。交相推許。張氏書不論。鄭氏斟律。校正律呂諸圖表。可云無憾。然而謳曲一篇。亦無從訂覈。蓋聲音出口。旋即消滅。未可形求。兩宋盛時。文士伶倫輩。未能纂集調法。勒成專書。故至今日。雖竭心疲神。亦難明其究竟矣。吾友蔡君松筠。作詞源疏證。取古人中論及詞源者。彙錄而詳釋之。歷數年始成。嘗叩余詞譜之所以亡。與曲譜之所以不亡者。余曰。無他。詞譜有定聲。作者就聲以入文。白石詞。凡舊牌曲譜無定聲。譜者就文以入拍。惟其有定聲也。文士伶倫輩以爲習見也。故未及輯錄。而日久漸亡。惟其無定聲也。文士伶倫輩知訂譜之不可忽也。故斷斷撰述。而南

北千餘曲儼然具備。夫律呂管色諸法。詞曲所同也。至調法則大異也。詞源中難明者。不在宮律殺聲諸端。獨在謳曲旨要一篇而已。君唯唯。由是積心覃思。幾忘寢食。卒成是書。其於謳調之法。雖未能盡釋。然較大鶴所作。則有端緒矣。君又以審音用字之理。應如何配置。余曰。宮商七聲。卽上尺七音。與今日東西國樂譜無異也。所謂宮調者。兼奏此七音時用樂器高低之度也。七音中合四爲下。宜陽聲字隸之。六五爲高。宜陰聲字隸之。詞曲中之陰陽。卽小學家之清濁也。詞源下卷所論瓊窗明一條。卽是此理。君深以余說爲然。然則君於詞學。可云嗜之深而攻之篤矣。歲在庚午。君書付刊。而徵序於余。因取平昔所商榷者。書諸簡端。以塞君請。君亦笑而許之乎。長洲同學弟霜厓居士吳梅書於金陵大石橋寓齋。

序

詞律應於聲調中求。余嘗考證其說於白石玉田之作。意有所會。以學力時日相限。迄未能詳明之。句歲以來。移情內學。此事遂廢。友人蔡嵩雲先生。近以手箋詞源疏證見畧。搜討精詳。歎爲希有。而其間致意聲音節奏諸說。欲從以探詞律本原則又。余嘗有志未逮者也。夫長短句之製。本以歌詠。宋人佳構。填字審音。聲調婉美。著於辭意之外。有如清真諸作。意境本不甚高。而音節圓潤。蕩氣迴腸。有動人於不自覺者。填詞正軌則應爾也。玉田詞源反復論闡。立意不能越此。近人窮討詞學。頗亦窺此藩籬。備爲之說。然考其實。不過易四聲爲律呂陰陽。仍復庸廓。不得究竟。其病蓋在未明旋律結構之故也。宋詞舊譜。今存白石自製諸曲。翫其體製。每調旋律。起訖轉折。抗墜抑揚。皆有定法。如一調諸聲多通餘調。欲不相犯。必於每句旋律。特出本調獨有之腔。此一法也。歌詞以啞筆築合樂。聲調音節。諧婉爲尙。欲其不亢不遺。則旋律間音度高下。必不得過相懸遠。此又一法也。畢曲住字。點明宮調。欲其宛轉自

然諸調有別。則殺聲曲直。必各從其類。此又一法也。所謂詞調音律。則應於此旋律。片段求之。非徒宮調名數而已。所謂協音遺字。亦應於旋律變化求之。非徒當字宮商而已也。玉田論述音譜。謂其先人舊作惜花春起早云。瑣窗深。深字音不協。改爲幽字。又不協。改爲明字。歌之始協。此三字皆平聲。胡爲如是。蓋五音有脣齒喉舌鼻。所以有輕清重濁之分。故平聲字可爲上入者此也。玉田此說。聲字兩協。固不在宮商之相配矣。使音調宮商。用字清濁。各有相當者。則一移易之間。亦可以洽。奚待再三。實乃同一宮商。視其前後旋律高下。腔調流動。音卽轉變。言其大較。旋律轉折而下。字必輕清。開展以起。字必重濁。而脣齒喉舌之用。則視歌字遞續清圓無礙以爲斷也。至於腔側字平。還腔道字。仍得協合。乃有融平聲爲上去者矣。白石亦謂舊調滿江紅用仄韻。不協律。舉末句例云。無心撲三字。融心字爲去聲。方協。而其改作平韻句云。聞珮環。卽以平去平爲式。末韻不協。必並其前一字改之者。非以其殺聲旋律曲折而墜。有不得不俱變者乎。此足見協音之視旋律矣。世有志於詞律者。宜以

詞源爲根據。從白石製譜歸納尋究。得其腔調聲字相協之法。次乃應用其法。解析諸家可歌之詞。使無音譜者。亦得想見行腔宛轉之致。而辨別詞字音韻清濁之所。以然。次乃歷調尋聲。勒爲規範。以使作者靈珠在握。詞律雖繁。複變幻。當無不可。馭也。吾友此箸。頗足爲斯義發凡。以守體製。語有剪裁。因爲引申其意。著之於端。以譚讀者云。民國十九年六月。丹陽呂澂序。

四庫未收古書提要

續歐阮氏纂
經堂外集

詞源二卷

宋張炎撰。炎有山中白雲詞。四庫全書已箸錄。是編依元人舊鈔影寫。上卷詳論五音十二律。律呂相生。以及宮調管色諸事。釐析精允。間系以圖。與姜白石歌詞九歌琴曲所記用字紀聲之法。大略相同。下卷歷論音譜。拍眼。製曲。句法。字面。虛字。清空。意趣。用事。詠物。節序。賦情。離情。令曲。雜論。五要。十六篇。並足以見宋代樂府之製。自明陳繼儒改竄炎書。刊入續祕笈中。而又襲用沈伯時樂府指迷之名。遂失其真。徵此幾無以辨其非。蓋前明箸錄之家。自陶九成說郭廣錄偽書。自後多踵其弊也。

許邁孫增云。叔夏所箸詞源二卷。窮聲律之宵妙。啓來學之準範。爲填詞家不可少之書。陳眉公續祕笈僅載下卷。以樂府指迷標題。四庫存目仍其名。中間

帝虎陶陰。指不勝屈。曹南巢附刻於白雲詞之後。復加刪乙。所存才什之二三。阮文達采進四庫。未收古書。始箸錄焉。江都秦敦甫。思復。從元人舊鈔足本刊行。近亦僅有存者。茲照秦本重刊。以公同好。或庶幾焉。敦甫刻詞源。在嘉慶庚午。閱十九年。得吳縣戈順卿。載校定本。知前刻謬譌尙多。復加釐刻。茲從敦甫道光戊子重刻本。益無遺憾矣。

節錄山中白
微詞錄言

詞源疏證

導言

詞爲詩餘。原出燕樂。自以能雅爲尙。可謂爲工。沈伯時云。音律欲其協。不協則成長短之詩。下字欲其雅。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。仇山邨云。言順律外。律協言謬。俱非本色。故知蕪字類句。不足以言詞。倘律病呂。亦不足以言詞。

自腔譜失。節拍亡。詞遂不可調。元以後工於詞者。不過極辭章之能事。音律一道。早置不講。其實詞樂根源。尙略具於玉田詞源一書。其上卷縷述律呂宮調管色犯聲及謳曲旨要等。全屬音律之事。下卷雖自陳作詞意見。而首列音譜拍眼二節。則仍涉及音律範圍。玉田知音。淵源家學。觀其言。一則曰先人曉暢音律。再則曰昔在先人侍側。聞楊守齋諸公商榷音律。涵濡既深。宜其於詞重視音律如此。

詞源一書。鄉無注釋。其專述音律部分。讀之頗苦扞格。自來手是書者。大都采其

詞論而已。清儒如凌次仲、方仰松、陳蘭甫、鄭叔問諸家，均於是書有所闡發。顧凌氏究燕樂之原，陳氏窮聲律之變，各有偏重。只明一義，方氏詞塵，鄭氏斟律，蒐積較專，亦僅及全書之半。且猶多未備。言詞而欲探源星宿，不能不講協律。欲追求詞與音律之關係，則是書之肇究爲不可緩矣。

五音十二律及陰陽損益諸說，本前代樂家陳言，語多附會，無涉燕樂。且論樂之書，汗牛充棟，欲明其故，索解尙易。宮調之理，固甚祕奧，然明乎隔八相生之義，還相爲宮之法，則八十四調所由成，七宮十二調所從出，不難推索而知。至於管色殺聲，俱有定則，原表具在。一檢卽得。最費鑽擊者，卽作詞時如何運用各宮調，如何審音用字耳。

腔譜拍三者，雖詞者之事，然欲製爲可誦之詞，則作詞者亦須通曉。惟此三者貫通極難。音譜之存於今者，只白石旁譜一種。他如旁綴音譜之寄間集，及紫霞翁之鬪法美成詞，僅存其名，未見其書。卽以譜字而論，白石旁譜所載，與詞源亦稍歧。

異。且間羈以詞源所無之字。或疑示行腔變化。或謂卽節拍所在。均不可考。朱子大全集等書。亦載宋時俗樂譜字。然刻本點畫譌闕。更不足徵。則整理譜字。實爲研究音譜第一要務。腔及拍之可考證者。宋人著作。只沈括夢溪筆談略涉詞腔。王灼碧雞漫志偶論詞拍。餘如元人芝庵論唱。及纂圖類要事林廣記。均述及曲之腔拍。惜乎語焉不詳。然宋詞腔拍。有一部分存於元曲中。則可斷定。以諸書證詞源。腔與拍之形狀。猶可得其梗概。惟腔與拍在譜中如何配置。未能盡明。以言實用。固尙有待。然宋詞音譜面目。亦可窺見一斑矣。

各宮調運用之法。腔譜拍運用之法。其詳旣難盡悉。舊詞固不可謫。可謫之新詞。亦未繇製作。舊傳有樂府混成集一書。宋修內司編。一百餘冊。見周密齊東野語及續大昕補元史藝文志。於詞

之各宮調及腔譜拍情形。詳載靡遺。是書而存於世。則謫詞及製調之法。均不難迎刃而解。今雖失傳。猶幸詞源一書。略存大晟府詞樂遺范。宮調及腔譜拍之基本。均有線索可尋。海內聲家。安可不急起而共事掣討也。

予性嗜小詞。始僅於課隙偶一吟諷而已。癸丑識陳伯弢先生於武陵。暇輒講論作詞之法。因稍諳詞之源流正變。乃漸習倚聲。乙卯值大鶴山人於海上。聞其論宮調之理。及讀所爲樂府。益恍然於詞之必求協律。丙寅春。况丈夔笙來游白門。數往請益。相勗甚至。丈於詞恪守四聲。尤嚴於陰陽之辨。而藻采爛然。紅友翠薇無其文也。近歲與吳子瞿安游。瞿安妙通曲律。上窮詞樂。消息相會。故言多中肯。偶有所作。輒以就正。切礪之益尤多。伯時之識君特。公謹之遇繼翁。不敢妄冀古人。心竊慕焉。顧綜諸賢所論。其大要不出詞源一書。予習是書有年。每覽羣籍。輒采其可作注脚者彙錄之。累積既久。裒然盈尺。爰加芟薙。以成是編。惟燕樂久湮。書闕有間。孤學荒冗。敢矜縣解。其不知者。義從蓋闕。以俟知音。倘荷不遺。糾其繆失。補其挂漏。固所虛懷而引領者。

上章敦牂之歲協洽之月上猶蔡植嵩雲
述

述例

一 詞源版本以南海伍氏仁和許氏二刻爲最通行。二本俱根據秦刻戈校本重鈐。本編則以上列諸刻對勘，并參以蓋山圖書館善本室所藏之精鈔元善起齋本。凡稿有訛誤之處，均一一爲之訂正。

一 律呂宮調各圖表及燕樂譜字，譌闕疊見。諸刻皆仍其誤。鄭氏斟律大加釐訂。嘉惠後學，洵非淺鮮。本編悉據斟律改正，并參以聲律通攷諸書。

一 據陰陽五行之理，以說五音及律呂，乃出前人附會。本與燕樂無關。原著既徵引古書，不能不略加詮釋。俾閱者心知其故，以免開卷有茫然之歎。

一 玉田論詞，獨於白石無間。他如論美成則薄其軟媚，論夢窗則病其質實，稼軒則以豪邁見黜。者卿則以風月貽譏。言其一端，何嘗不然。以概全體，未免偏見。本編於論詞各條後，附以古今各名家詞論，凡足以補充玉田之說，及反乎玉田所持，而品隴較當者，一並采錄，免閱者囿於一家之言。

大曲發源於唐。而謂唐時鮮有聞詞名冠柳。乃王觀事。而以爲晁無咎。凡此均原著偶誤處。茲一一爲之考證辨明。

本編取材。以掇拾舊文爲主。惟謳曲旨要及音譜拍眼各節。論者絕少。難獲佳證。近人說有可采。亦存之以資掇討。

原著所引宋人詞句。有未注人名或調名者。均爲之分別注明。並采其全闕。附錄於各節之後。以省閱者檢索之煩。

疏證之文。屬於總釋者。概用大字。低二格書於各節之後。屬於分疏者。概用雙行小字。書於各句各段之下。其間參以管見者。則冠以按字。右字。此字及以上等字。以示區別。

此書自元明以來。無刻本。清嘉慶庚午歲。江都秦敦甫據元善起齋鈔本刊行。是爲詞源有刻本之始。詞源舊無注釋。余始搜討羣籍。爲之疏證。而脫藁亦在庚午之歲。距敦甫刻書。適甲子二週。亦奇矣。爰識於此。以覘是書之顯晦云。嵩雲居士附識。